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八

治入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神宗項

母曰宣仁聖烈皇后高氏曹太后之甥也幼與英宗同鞠后所生英宗之子

年熙寧

是年地動非常

治入

遼國咸雍四年

是年金主阿骨打生

知諫院錢公輔言遇歲飢河決粥祠部以濟急從之

是年三月十六日圓通居訥禪師卒字中敏出于襄氏梓州中江人少而英特詩書

過目成誦年十一依漢州什邡竹林寺元昉十七試法華得度受具於頴真律師以講學冠兩川者年多下之會有禪者自南方還稱祖道被天下馬大師什邡人應般若多羅識蜀之豪俊以經論聞者如亮公

而亮棄徒隱西山如鑒公而鑒焚疏鈔稱滴水莫敵巨海訥撫然良久曰汝知之乎曰我不能知子欲知之何惜一往訥於是出蜀後遊廬山得法于榮禪師南康守程師孟請住歸宗又遷圓通仁宗皇帝聞其名皇祐初詔住京之淨因訥稱目疾不能奉詔有旨令舉自代遂舉僧懷璉禪學精深居某之右於是璉應詔引對問佛法大意稱旨天下賢訥知人既老休居於寶積岩無疾而化世壽六十有二坐四十有五

夏

明教契嵩禪師字仲靈藤州鐸津李氏子也七歲出家既受具嘗戴觀音像誦其名號一日十萬聲經傳雜書靡不博究得法洞山聰公明道間從豫章西山歐陽氏昉

借其家藏之書讀於奉聖院遂以佛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著爲原教篇是時歐陽文忠公慕韓昌黎排佛盱江李泰伯亦其流嵩乃携所業三謁泰伯以儒釋胎合且抗其說李愛其文之高理之勝因致書舉

嵩於歐陽既而居杭之靈隱撰正宗記定祖圖賚往京師經開封府投狀府尹王公素仲儀以劄子進之曰臣今有杭州靈隱寺僧契嵩經臣陳狀稱禪門傳法祖宗未甚分明教門淺學各執傳記古今多有爭

競故討論大藏備得禪門祖宗本末因撫繁撮要撰成傳法正宗記一十二卷并畫祖圖一面以正傳記謬誤兼著輔教篇印本一部三卷上陛下書一封並不干求恩澤乞臣繳進臣於釋教龐曾留心觀其筆

削註述故非臆論頗亦精緻陛下萬機之暇深得法樂願賜聖覽如有可采乞降中書看詳特與編入大藏目錄取進止仁廟覽其書可其奏勅送中書丞相韓魏公參政歐陽文忠公相與觀歎探經考證既無

訛謬於是朝廷旌以明教大師賜書入藏中書劄子有曰權知開封府王素奏杭州靈隱寺僧契嵩撰成傳法正宗記并輔教編三卷宜令傳法院於藏經收附傳法院准此由是名振海內已而東還屬蔡公襄

治八
爲守延置佛日山居數年退老子靈隱永安精舍熙寧五年示寂闍維六根不壞者三曰眼曰舌曰童真與頂骨數珠爲五舍利紅白晶潔狀如大菽葬于永安之左白雲守端禪師示寂生衛之葛氏幼工翰

墨不喜處俗依茶陵郁山主剃髮年二十
餘參頤禪師頤沒楊岐會公嗣居焉一見
端奇之每與語終夕一日忽問上人受業
師端曰茶陵郁和上曰吾聞其過溪自省
作偈甚竒能記不端即誦曰我有明珠一

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先生照破山
河萬眾會大笑起去端愕視左右通夕不
寐明日求入室咨諭其事時方歲旦會曰
汝見昨日昨夜狐者麼端曰見會曰汝一
籌不及渠端又大駭曰何謂也會曰渠愛
人笑汝怕人笑端於言下大悟辭去游廬
山圓通訥公見之自以爲不及舉住江州
承天又讓席以居之而自處東堂端時年
二十八自以前輩讓善叢林責已甚重故
啟嚴臨衆以公減私於是宗風大振未幾

訥公厭閒寂郡守至自陳客情太守惻然
目端端笑唯唯而已明日升座曰昔法眼
有偈曰難難難是遣情難淨盡圓明一顆
寒方便遣情猶不是更除方便太無端大
衆且道情作麼生遣喝一喝下座負包去

一衆大驚挽之不可遂渡江夏於五祖之
閒房舒州小刹號法華住持者如籠中鳥
不忘飛去舒守閑端高風欲以觀其人移
文請居之端欣然杖策來衲子至無所容
士大夫賢之及遷白雲海會升座顧視衆

治八
曰鼓聲未擊已前山僧未登座之際好箇
古佛樣子若人向此薦得可謂古釋迦不
前今彌勒不後更聽三寸舌頭帶出來底
早已參差須有辯參差眼方救得完全乃
曰更與汝老婆開口時末上一句正道着

舉步時末上一步正踏着爲甚麼鼻孔不正爲尋常見鼻孔頑了所以不肯放心今日勸諸人發却去良久曰一便下座其門風悄拔類此

詔同天節日普度僧尼

法師惠辯字訥翁華亭傅氏號海月受業普照初遊學天竺明智一見奇之即盡心學教觀智將老命居第一座以代講後八年明智韶公俾繼主席翰林沈遘治杭任威見者多惶懼失據辯從容如平生遇異

以爲則講授二十五年學者常及千人晚年倦于勤歸隱草堂熙寧六年七月十七日起盥濯告衆就別令掌跏趺而化初辯遺言湏東坡至方闔龕四日坡至見跏趺如生其頂尚溫坡盡敬而去

之任以都僧正東坡時爲通守作序以贈之曰錢唐佛僧之盛蓋甲天下道德才智之士與妄庸巧僞之人雜處其間號爲難齊故僧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簿書案牒奔走將迎之勞專責副正以下而都

己酉年荆國公王安石奏施金陵舊第爲寺請真淨克文住持賜額曰保寧

戊戌改元豐

由慈聖光獻太后是歲二月崩會京城千座法師于慶壽殿齋例賜襍服師名○制革

相國寺六十四院爲二禪八律詔宗本

禪師住惠林引對於延和殿問法

辛酉 吉州慶開禪師示寂出卓氏福州人也法

嗣南禪師茶毘烟至舍利遍布四十餘里

蘇子由爲銘

癸亥 京城剏法雲寺成

舒州投子名義青本青社人李氏子也七
齡穎異去妙相寺出家十五試法華得度
爲大僧其師使習百法論嘆曰三祇途遠
自困何益哉入洛中聽華嚴五年反觀文
字一切如肉受串處處同其義味嘗講至
於法慧菩薩偈曰即心自性忽猛省曰法
離文字寧可講乎即棄去遊方至浮山時
圓鑑遠公退席居會聖岩夢得俊鷹畜之
既覺而青適至遠以爲吉徵加意延禮之

治入

六

留止三年遠問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
無言時如何世尊默然汝如何會青擬進
語遠驚以手掩其口於是青開悟拜起遠
曰汝妙悟玄微耶對曰設有妙悟也湏吐
却時有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

得汗青回顧曰合取狗口汝更忉忉我即
便嘔服勤又三年浮山以大陽皮履布掇
付之曰代吾續洞上之風吾住世非久善
自護持母留此間青遂辭出山閱大藏於
廬山惠日寺熙寧六年還龍舒道俗請住

白雲山海會寺計其得法之歲至此適幾
十年又八年移投子山道望日遠禪者日
增異苗蕃茂果符前識青平生不畜長物
弊衲楮衾而已初開山慈濟有記曰吾塔
若紅是吾再来邦人偶修飾其塔作瑪瑙

色未幾而青領院事山中素無水衆每以爲病忽有泉出山石間甘涼清潔郡守賀公名爲再來泉元豐六年四月末示微疾以書辭郡官諸檀越五月四日灌沐升座別衆罷寫偈曰兩處住山無可助道珍重

治八

七

諸人不湏尋討遂泊然而化閻維收靈骨舍利塔于寺之西北三峯庵之後閱世五十有二坐夏三十有七無爲子楊傑爲贊其像曰一隻屨兩牛皮金烏啼處木雞飛半夜賣油翁發笑白頭生得黑頭兒有得

法上首一名道楷禪師

子甲司馬光表進所編書賜名資治通鑑帝親製序授資政殿學士嘗作秀水真如華嚴法堂記曰壬辰歲夏四月僧清辨踵門來告曰清辨秀州真如草堂僧也真如故有

歡而師之又屬其徒而告之曰凡我二三子肇自今以及于後相與協力同志堂圯則扶子師缺則補之以至子金石可弊山淵可平而講肄之聲不可絕也光曰師之志則羨矣抑光雖不習佛書亦嘗剽聞佛

講堂庳狹不足以麻學者清辨與同術惠宗治而新之今高顯矣額得子之文刻諸石以諗來者光謝曰光文不足以辱石刻加平生不習佛書不知所以云者師其請諸他人曰清辨所不敢請也故維子之歸

之爲人矣夫佛蓋西域之賢者其爲人也清儉而寡欲慈惠而愛物故服弊補之衣食蔬糲之食岩居野處斥妻屏子所以自奉甚約而憚於煩人也雖草木蟲魚不敢妄殺蓋欲與物並生而不相害也凡此之

治八

八

道皆以消潔其身不爲物累蓋中國於陵子仲焦先之徒近之矣聖人之德周賢者之德徧周者無不覆而末流之人猶未免棄本而背原况其偏者乎故後世之爲佛書者日遠而日訛莫不侈大其師之言而附益之以搖恆誣罔之辭以駛俗人而取世資厚自豐殖不知厭極故一衣之費或百金不若綺紈之爲愈也一飯之直或萬錢不若膾炙之爲省也高堂鉅室以自奉養佛之志豈如是哉天下事佛者莫不然

而吳人爲甚師之爲是堂將以明佛之道也是必深思於本原而勿放蕩於末流則斯堂爲益也豈其細哉

金國李屏山曰蘇軾作司馬光墓誌云公不喜佛曰其精微大抵不出於吾書其誕

吾不信嗟乎聰明之障人如此其甚耶同則以爲出於吾書異則以爲誕而不信適足以自障其聰慧而已聖人之道其相通也如有關龠其相合也如有符璽相距數千里如處一室相繼數萬世如在一席故

治八

九

孔子曰西方有聖人焉莊子曰萬世之後一遇大聖而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其精微處安得不同列子曰古者神聖之人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其所

教訓無遺逸焉何誕之有孔子游方之內故六合之外存而不論鄒衍列禦寇莊周方外之士已無所不談矣顧不如佛書之縷縷也以非耳目所及光不敢信既非耳目所及吾敢不信耶郭璞曰者也十年於

繆繆也以非耳目所及光不敢信既非耳目所及吾敢不信耶郭璞曰者也十年於

晉室若合符券疑吾佛不能記百萬之多劫耶左慈術士也變形於魏都皆同物色疑吾佛不能示千百億之化身耶長房壺中之游人信之矣不信維摩丈室容三萬座與納須彌於芥子中之說乎邯鄲枕上之夢人信之矣不信多寶佛塔住五千劫耶度僧祇如彈指頃之說乎若俱不信不知光亦嘗有夢否暝於一床栩栩少時也山川聚落森然可狀人物器皿何所不有俯仰酬酢於其間自成一世此特凡夫第

六分離識之所影現者耳其力如是况以如來大圓鏡智菩薩之幻三昧乎學者當自消息之毋虛名所劫持也

丑乙程顥明道先生門人謚也神宗素聞其名數召見一日因與安石論事不合安石曰

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顥曰參政之學如捉風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責監汝州上即位召爲宗正未行而卒顥與弟頤論學汝南周敦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謂孟

軻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名爲無不周遍而

其實則外於倫理雖云窮深極微而不可
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者非淺陋固滯
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
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高
才明智謬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

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可以入
道其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誠意至于平
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
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
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金國李屏山居

士辨曰

程顥論學於周敦頤曰道之不明異端害
人也古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
昔之或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或人也因其
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

治八

士

務名爲無不周徧而其實乖於倫理雖云
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
學者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悲夫諸儒
排佛老之言無如此說之深且痛也吾讀
周易知異端之不足惟讀莊子知異端之

皆可喜讀維摩經知其非異端也讀華嚴
經始知無異端也周易曰夫道並行而不
相悖或處或出或默或語殊途而同歸一
致而百慮雖有異端何足恠耶莊子曰不
見天地之全古之人大體道術爲天下裂

如耳目鼻口之不相通楂梨橘柚之不同
味雖不足以用天下可爲天下用恢詭譎
惟道通爲一是異端皆可喜者維摩經曰
諸邪見外道皆吾侍者六地菩薩乃作魔
謗于佛毀於法不入衆數隨六師墮乃可

取食然無異端也華嚴經曰入法界品諸善知識阿僧祇數皆於無量劫行菩薩道國王長者居士僧尼婦人童女外道鬼神船師醫卜與粥香者無非法門畧見五十種無厭足王之殘忍婆須密女之淫蕩

勝熟仙人之刻苦聚沙童子之嬉劇大天之恠異主夜之幽陰皆有大解脫門此法界中無復有異端事道無古今害豈有深淺哉但恐迷暗者未必迷暗高明者自謂高明耳嘗試論之三聖人者同出於周如

日月星辰之合於扶桑之上如江河淮漢之匯於尾閭之淵非偶然也其心則同其迹則異其道則一其教則三孔子游方之內其防民也深恐其眩于太高之說則蕩而無所歸故約之以名教老子游方之外

其導世也切恐其昧于至微之辭則塞而無所入故示之以真理不無有少齟齬者此其徒之所以支離而不合也吾佛之書既東則不如此大包天地而有餘細入秋毫而無間假諸夢語戲此幻人五戒十善開人天道於鹿苑之中四禪八定建聲聞乘於鷲峯之下六度萬行種菩薩之因三身四智結如來之果登正覺於一剎那間度有情於阿僧祇劫暨第三界橫徧十方轉法輪於禪指頃出經卷於微塵中律儀細細八萬四千妙覺重重單復十二陰補禮經素王之所未制徑開道學玄聖之所難言教之大行誰不受賜如游魚之於大海出沒其中如飛鳥之於太虛縱橫皆是薰習肌骨如蒼葛香灌注肝腸如甘露漿

翰墨文章亦游戲三昧道冠儒履皆菩薩
道場諸君之聰慧辨才亦必有所從來特
以他生之事而忘之耳况程氏之學出於
佛書何用故謗傷哉又字字以誠教人而
自出此語將以欺人則愚將以自欺則狂

泊

十三

惜哉窮性理之說既至於此而膏肓猶有
此物真病至於膏肓者也夫吁

丙
哲宗煦

神宗第六子初爲延安郡正神宗
大漸立爲太子嘗羸疾惡臣下仰
視者輕殺之非仁君也十歲即位太后
高氏臨朝九年後歸政二十五歲崩葬
永泰陵在十五年改年元祐

觀道藏神仙傳記翻然覺悟當吾血氣剝
強視聽聰明喔咿哇鳴順吾耳青黃赤白
炫吾目甘脆膏腴爽吾口馨香馥烈適吾
鼻滑澤纖柔佚吾體歡忻動蕩感吾意此
六寇者乘吾督亂晝夜與吾相親而未嘗
相釋也一旦吾之形耗而羸氣耗而衰精
耗而萎神耗而疲八風寒暑之所薄百邪
鬼祟之所欺陰鬼欲沉陽鬼欲飛則六寇
者歟莫吾代而天下之至苦吾獨當之房
闌之戀莫如婦血肉之恩莫如母拱辰於

是悉囊中之所有與之而謝去紿以他事
出遊百里遂泛涪江下濮水歷縉雲出金
山訪岑公之洞府瞻神女之祠觀而達於
渚宮也將泛九江入廬山結茅於錦綉之
谷長嘯於香爐之頂撫陶石以遙想揖遠

遼咸雍二十二年

無盡張商英以序送羽士蹇拱辰字翊之
往參廬山照覺總禪師其文曰成都道士
蹇翊之來言於予曰吾鄉羽衣之族世相
與爲婚姻娶妻生子與流俗無異拱辰因

溪以濯足蓋吾之術以性爲基以命爲依
始乎有作終乎無爲竊聞先生究離微之
旨窮心迹之歸奏無絃之曲駕鐵牛之機
故不遠而來見先生也當試爲余言之余
曰壯哉子之志乎難行能行難棄能棄吾

治八

古

弗及子矣余適有口疾不能荅子吾有方
外之侶曰常總居於東林必能決子之疑
請將吾之說而往問焉

詔革大洪山靈峯寺爲禪院

僧統義天王氏高麗國文宗仁孝王第四

子辭禁出家封祐世僧統元祐初入中國
問道義天上表乞傳賢首教勅兩街舉可
授法者以東京覺嚴誠禪師對誠舉錢唐
惠因淨源以自代乃勅主客楊傑送至惠
因受法諸刹迎餞如行人禮初至京師朝

畢勅禮部蘇軾館伴謁圓照本禪師示以
宗旨至金山佛印坐納其禮楊傑驚問印
曰義天異域僧耳若屈道徇俗諸方先失
一隻眼何以示華夏師法乎朝廷聞之以
爲知體至惠因持華嚴疏鈔咨決所疑閱

歲而畢於是華嚴一宗文義逸而復傳及
見天竺慈辨請問天台教觀之道後遊佛
隴禮智者塔擔曰已傳慈辨教觀歸國敷
揚頌賜冥護又見靈芝大智爲說戒法請
傳所著文還國及施金書華嚴三譯於惠

治八

十五

因今俗稱建閣藏之

高麗寺

辰杭州晉水法師淨源十一月示寐晉江楊

氏受華嚴於五臺承遷遷嘗注金師子章
學合論于橫海明輩南還聽楞嚴圓覺起
信於長水四方宿學推爲義龍因省親于

泉請主清涼復遊吳住報恩觀音杭守沈文通置賢首院於祥符以延之復主青鎮密印寶閣華亭並照善住高麗僧統義天杭海問道申弟子禮初華嚴一宗疏鈔久矣散墜因義天持至咨決逸而復得左丞

蒲宗孟撫杭愍其苦志奏以惠因易禪爲教命公主之義天還國以金書華嚴三譯本一百八十卷以遺師爲主上祝壽觀一
晉嚴
法師同譯六十卷唐實義難陀譯八十卷
唐烏茶進本澄觀法師譯四十卷師乃建大閣以奉安之時稱師爲中興教主

以此寺奉金書經故俗稱高麗寺塔舍利于寺西北壽七十八先世泉之晉水人故學者以晉水稱之實元祐三年也
蔣山贊元禪師字萬宗婺州義烏人雙林傳大士遠孫也三歲出家七歲爲大僧性

重遲間靖寡言視之如鄙朴人然於傳記無所不窺吐爲詞語多絕塵之韻特罕作耳年十五游方至石霜謁慈明昉春破薪泯泯十年明移南岳又與俱及沒葬骨於石霜植種八年乃去兄事蔣山心公心

沒以元繼其席舒王初丁太夫人憂讀經山中與元游如昆仲問祖師意旨元不答王益扣之元曰公般若有障三有近道之質一兩生來恐純熟王曰願聞其說元曰受氣副大世緣深以副大氣遭深世緣必

治入

去

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志何時能一念萬年哉又多怒而學問尚理於道爲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甘澹泊如頭陀此爲近道且當以教乘茲

茂之可也王再拜受教自熙寧之初王入對遂大用至再拜貴震天下無月無耗元未嘗發視客來無貴賤寒溫外無別語即斂目如入定客即去嘗饌僧俄報火廚庫且以潮音堂衆吐飯蒼黃蜂窻蟻鬧而元

啜啖自若高視屋梁食畢無所問又嘗出郭有狂人入寺手刃一僧即自殺戶相枕左右走報交武於道自白下門群從而歸元過戶處未嘗視登寢室危坐聽事者側立與元有以處之而斂目如平日於是稍

稍隱去卒不問元祐初曰吾欲還東吳促^己辦嚴俄化王哭之慟塔于蔣山蘇老泉嘗作彭州圓覺院記其文曰人之居乎此也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居而不樂不樂而去爲自欺且爲欺天蓋君

子恥食其食而無其功恥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樂吾有吐食脫服以逃天下之譏而已年天之畀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天下誰我禦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

不能馭其形而況能以馭他人哉自唐以來天下士大夫爭以排釋老爲言故其徒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判其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又喜其來而接之禮靈徹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絕於其教嗚呼歸爾父母復爾室家而後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于天下傳曰人臣無外交故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爲愈予

在京師彭州僧保聰來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爲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爲予道其先師平潤事與其院之所以得名者請予爲記予佳聰之不以叛其師悅予也

故爲之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圓覺經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于保聰又合其隣之僧屋若干於其院以成是爲記

庚蘇軾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奏浚西湖際山爲岸杭人呼曰蘇公堤紹聖四年移謫儋州至元符三年六月歸自海外居常州軾謫黃州日築室東坡號居士靖國元年辛巳七月廿八日卒朝奉郎提舉成都玉

局觀嘗作佛印磨衲贊曰長老佛印大師了元游京師天子聞其名以高麗所貢磨衲賜之客有見而歎曰嗚呼善哉未嘗有也嘗試與子攝其齊衽循其釣絡舉而振之則東盡嵎夷西及昧谷南被交趾北屬

幽都紛在吾箴孔線蹊之中矣佛印聽然而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吾以法眼視之一一箴孔有無量世界一一世界滿中衆生所有毛孔所衣之衣箴孔線蹊悉爲世界如是展轉經八十反吾佛光明之所照

吾君聖德之所被如以大海注一毛竅如以大地塞一箴孔曾何嵎夷昧谷交趾幽都之足云乎當知此衲非大非小非短非長非重非輕非薄非厚非色非空一切世間折膠墮指此衲不寒燦石流金此衲不

熱五濁流劫火洞然此納不壞云何以有思唯心生下劣相於是蜀人蘇軾聞而讚之曰匣而藏之見衲而不見師衣而不匣見師而不見衲惟師與衲非一非兩眇而視之蟻虱龍象

治八

十九

法雲圓通法秀禪師秦州隴城人也生辛氏母夢僧瘞甚鬚髮盡白託宿曰我麥積山僧也覺而娠先是麥積山有僧亡其名日誦法華與應乾寺魯和上善嘗欲從之遊方魯老之既去緒語曰他日當尋我竹

峰學禪唯敬壯京元華嚴然恨元非講曰教盡佛意則如元公者不應非教禪非佛意則如圭峰者不應學禪然吾不信世尊教外以法私大迦葉乃罷講南游謂同學曰吾將窮其窟穴搜取其種類抹殺之以報佛恩乃已耳初至隨州護國讀淨果禪師碑曰僧問報慈如何是佛性慈曰誰無又問淨果果曰誰有其僧因有悟秀大笑曰豈佛性敢有無之矧又曰因以有悟哉其氣拂膺去至無爲鍊佛謁懷禪師懷貌

鋪坡前鍊彊嶺下俄有兒生其所魯聞之往觀焉兒爲一笑三歲願隨魯歸遂冒魯氏十九通經爲大僧天骨峻拔軒昂萬僧中凜如盡講大經章分句析機鋒不可觸京洛著聞倚圭峰鈔以詮量衆義然恨圭

寒危坐涕垂沾裳秀易之懷收涕問座主講何經秀曰華嚴又問此經以何爲宗曰以心爲宗又問心以何爲宗秀不能對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秀退自失悚然乃敬服願留日夕受法久之乃證懷移池入

吳皆從之初出世淮之四面杖笠之外包
具而已以至棲賢蔣山長蘆衆千人有全
樹長老至登座衆因哂之無出問者於是
秀出拜趨問如何是法秀自己全樹笑曰
秀鍊面乃不識自己乎秀曰當局者迷一

治八

二千

衆服其荷法心也莫國大長公主建法雲
寺成有詔秀爲開山第一祖開堂日神宗
遣中使降香并磨衲仍傳聖語表朕親至
之禮皇弟荊王致敬座下士大夫日夕問
道時司馬光方登庸以吾法太盛方經營
之秀曰相公聰明人類英傑非因佛法不
能爾遽忘額力乎溫公意少懈元祐五年
八月卧疾詔醫官視之醫請候脉秀仰視
曰汝何爲者也吾有疾當死耳求治之是
以生爲可戀也平生生生死夢三者無所據

擇揮去之呼侍者更衣安坐說偈而化閑
世六十四坐夏四十五

江州東林常總禪師生劍州尤溪施氏母
夢男子頑然色如金握白芙蓉三柄以授
之但一柄得餘委地覺而娘後誕三子伯

仲皆不育總其季也年十一依寶雲寺文
兆法師出家又八年落髮詣建州大中寺
契恩律師受具初至吉州禾山禪智材公
材有人望延之不留聞南禪師之道依歸
宗久之無所得而去歸宗火南遷石門南

治八

主

塔又往從之及南公自石門遷黃蘖積翠
以至黃龍總皆在焉二十年之間凡七往
返南佳其勤勞稱於衆總自負密記決志
大振濟壯之宗洪州太守榮公脩撰請住
泐潭或謂馬祖再來也道俗爭先願見元

世壽六十七坐四十九夏

荊門王泉皓長老塔銘無盡居士譏畧云
師姓王眉州丹稜縣坼頭鎮人天聖元年
依大力院出家法名承皓明道二年普度
爲僧景祐元年受戒慶曆二年遊方至復

州見杜塔思席禪師發明心要得遊戲如
風自在三昧製赤犢鼻書歷代祖師名
而服之曰惟有文殊普賢猶較此子且書
於帶上自是諸方以皓布韙呼之惠南居
黃龍設三關語以接物罕有契其機者師

治八

主

肉身大士革吾道場今符其語矣總之名
聞天子有詔住相國智海禪院總固稱山
野老病不能奉詔然州郡敦遣急於星火
其徒又相語曰聰明泉適自涸矣凡兩月
而得旨如所乞就賜紫伽黎號廣惠其徒
又相語曰聰明泉復湧沸矣元祐三年徐
國王奏號照覺禪師總於衲子有大緣椎
拂之下衆盈七百叢席之盛近世所未有
也六年八月示疾九月二十五日浴罷安
坐而化十月八日全身葬于鴈門塔之東

掖之僧亦効師製犢鼻浣而曝之師見之曰我棍何故在此僧曰某甲棍也師曰具何道理敢爾僧禮拜曰每蒙許與切所欣慕師曰此豈戲論與汝半年當吐血死後半年其僧嘔血死於鹿門山聞者異之元

豐二年四月予奉使京西南路聞師之名致而見之間師法嗣何人師曰北塔問北塔有何言句師曰爲伊不肯與人說遂請師住郢州大陽時谷隱大喜曰我山中首座出世盛集緇素請師升座以爲欵饌師曰承皓住谷隱十年不曾飲谷隱一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大陽與汝說携拄杖下座不顧而去居數月知荆南李公審言轉運使孫公景脩同請住當陽王泉景德禪院師機鋒孤峭學者不能湊泊

治八

圭

人闕首座維那曰某人某人曾於某處立僧爲禪衆所歸宜依諸方例請充師叱曰杜杜又曰孟八郎孟八郎一日師從廚前過見造晚麵問曰有客過耶對曰衆僧造藥石師呼知事稱之曰吾昔參禪爲人汲水

春米今見成米麵蒸炊造作與供諸佛菩薩羅漢無異飽喫了並不留心參學百般想念五味馨香假作驢腸膳生羊骨鰲膾餵飼八萬四千戶蟲開眼隨境攝合眼隨夢轉不知主祿判官掠剩大王隨從汝抄

劄消鑿祿料簿教汝受苦有日在於是徒衆不堪寐寢譖之於縣令曰長老不能安衆惟上來下去點檢寒碎縣令召師至縣責之曰大善知識不在方丈內端坐兩廊下山門來去得許多師曰大通智勝佛十

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長官以坐是佛耶坐殺佛去也長官茫然益敬禮之狗子在室中僧入請益師叱一聲狗出去師云狗子却會汝却不會玉泉冬市四遠雲集師於廊下畫一圓相顧視大眾曰賤賣賤賣良久畫破曰自家買自家買冬至上堂曰晷運推移布褪赫赤莫笑不洗無來換替王大觀知荆南問如何是佛截斷脚跟又問如何是佛師曰截斷脚跟又問如何是法師曰掀了腦蓋師有頂相自贊曰粥稀後坐床窄先卧耳噴愛聲高眼昏宜字大其應機答話隱顯不測大致若此玉泉寺宇廣大弊漏前後主者以營葺爲艱師曰吾與山有緣與僧無緣修今世寺待後世僧耳悉壞法堂方丈寢堂鐘

文多
不錄

法師元淨字無象徐氏杭州於潛人客有過其舍者曰嘉氣上騰當生奇男既生左肩肉起如袈裟條八十一日乃沒伯祖異之曰宿世沙門必使事佛八十一者殆其算歟及師之終果符其數十歲出家每見

治八

三

講座輒曰願登此說法度人十二就學於慈雲不數年而齒高第後聞明智講止觀方便五緣曰淨名所謂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諸賢聖然後可食此一方便也師悟曰今乃知色香味觸本具第一義諦因

泣下如雨自是遇物非法界代講十五年杭守呂臻請住大悲閣嚴設戒律其徒畏愛臻爲請錫紫衣辨才之號七年翰林沈遘撫杭仁宗嘉祐謂上竺本觀音道場以音聲爲佛事者非禪那居乃請師居之始年

禪鳥鑿山增室廣聚學徒教庠之盛冠於

二浙神宗熙寧三年杭守祖無擇坐獄于櫓李構音醉地名今嘉興師以鑄鐘例被追辯幸得釋寢止真如蘭若擬金鏡設問答述圓事理說發明祖意之妙元豐元年有利山門

施資之厚者倚權以奪之衆亦隨散逾年

其人以敗聞朝廷復畀師衆復集

清獻趙公與師

爲世外友爲之贊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重輝東坡寄詩曰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白雲不解笑青松有餘哀忽聞道人歸鳥語山容開云三年復謝去居南山之龍井士庶爭爲築室遂

成伽藍六年太守鄧伯溫請居南屏明年復歸龍井時靈山虛席師以慈雲師祖道場俯就衆請及月餘定中見金甲神跪前曰師於此無緣不宜久住既受冥告遂還龍井元祐四年蘇軾治杭問師曰此山如師

道行者幾人曰沙門多密行非可盡識將示寐乃入方圓庵秦觀記宴坐謝賓客止言語飲食招參寥告之曰米芾書吾淨業道替成若七日無障吾願遂也七日出偈告衆即右脇而化當元祐六年九月晦日也塔

成東坡命子由爲之銘

治八主

淨因道臻禪師字伯祥福州古田戴氏子也幼不如葷十四去上生院行頭陀行又六年爲大僧閱大小經論置不讀曰此方便說耳即持一鉢走江淮所參知識甚多

而得旨決於浮山遠公江州承天虛席致臻非所欲而游丹陽寓止因聖一日行江上覓舟默計曰當隨所往信吾緣也問舟師曰載我船尾可乎舟師笑曰師欲何之我入汴船也臻曰吾行游京師因載之而

壯謁淨因大覺璉公璉公使首衆僧於座下及璉歸吳衆請以臻嗣焉開法之日英宗遣中使降香賜紫方袍徽號京師四方都會有萬好惡貴人達官日門填臻一日之慈聖上仙神宗召至慶壽宮賜對甚薦設高廣座恣人問答左右上下咸歎希有懼動宮殿賜與甚厚神宗悼佛法之微憫名相之弊始即相國爲惠林智海二刹其命立僧必自臻擇之宿老皆從風而靡神宗上仙被詔至福寧殿說法詔道臻素有

庚六

辛

德行可賜號淨照禪師元祐八年八月十

七日前語門人淨圓曰吾更三日行及期沐浴更衣說偈已跏趺坐而寐閱世八十坐六十有一夏臻性慈靖退似不能言者居都城西隅衲子四十餘軰頽然不出

戶三十年如一日奉身甚約一布裙二十年不易用五幅綢掩脰不多爲襞褶曰徒費耳無所嗜好乃能雪方丈之西壁請文與可掃墨竹謂人曰吾使游人見之心目清涼此君蓋替我說法也嘗於慶壽宮說

法僧問慈聖仙游定歸何所臻曰水流元
在海月落不離天上悅以爲能加敬焉書

在海月落不離天上以爲能加敵焉魯直預其像曰老希無齒卧龍不吟干林片黑六合雲陰遼山作眉江舌腮深與春風

黑六合雲陰遠山作眉紅杏肥嫁與春風
日也解東塗西抹來不用媒老婆二五少年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八

音釋

底	都	體	於佳切	居喉於紙	鐸徐林切	轔
痺	單利	嗁	鶠切	婢聲喉切	鼻又地名	
乙角	切	栩	吁羽切	匯胡罪口	呼光	惺
肉	朶	柔	莫遵切	乖二切	育切	
樓	力珠切	僭	丁謙切	嶧牛俱	呼光	
也	繞	也	亡運切	瘞其俱	少	
	或作免					